越絕書

附札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越絕書

附札記

撰人不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逸史漢魏叢書及小萬卷樓叢書皆收有此書小萬卷樓覆刻元刊本並附札記故據以排印

目錄

第一卷
越絕外傳本事
越絕荆平王內傳
第二卷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
第三卷
越絕吳人內傳
第四卷
越絕計倪內經
第五卷
越絕請糴內傳
第六卷
越絕外傳紀策考
第七卷

越絕外傳計范伯
越絕內傳陳成恆
第八卷
越絕外傳記越地傳
第九卷
越絕外傳計倪
第十卷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
第十一卷
越絕外傳記寶劍
第十二卷
越絕內經九術
越絕外傳記軍氣
第十三卷
越絕外傳枕中
第十四卷

越絕外傳春申君
越絕德序外傳記
第十五卷
越絕篇敍外傳記

越絕書卷第一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吳記而述其事也

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於是句踐抑彊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折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彊楚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彊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彊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爲生以敗爲成越伐彊吳脅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奈何曰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辭許邾婁莒旁轂趨走越王句踐屬劒菆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責任用賢人越伐彊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

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澤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貢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竊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貢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己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稱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

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故刪定復重以爲中外篇

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卽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讐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胄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幷殺子尚子胥聞之卽從橫嶺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彼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卽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卽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卽載入船而伏牛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卽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

子肯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肯曰諾。子肯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肯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肯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肯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肯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肯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肯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肯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肯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恆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肯跪而垂泣曰。肯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幷其子尚。子肯遯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肯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肯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肯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肯言之。闔廬即使子肯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肯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後子昭王。臣司馬子期。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肯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柰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肯。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邱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肯曰。以此爲名。名即章。以此爲利。利即重矣。前爲父報仇。

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絕書卷第二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世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

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

南城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組山晝遊於胥毋射於鴟陂馳於遊臺與樂石城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

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東西從武里面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閭門到婁門九里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二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門。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顒。過猶山。奏太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濱。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二十里。

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

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干將劍。歐冶僮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閶門外高顒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二十里。

閶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葬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爲虎邱。

虎邱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三十里。

被奏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閶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瑒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廢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越王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毋頭騎歸至武里死亡葬武里
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
蛇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爲田塘去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邱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匠門外欖溪櫝中連鄉大邱者吳故神巫所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
述其事書之馬亭溪
婁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墟故吳王所蓄雞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闚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

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吳北野禺槀東所舍大冢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爲耦瀆。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冢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廩湖城者。闔廬所置廩也。去縣五十里。

欘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欘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荼碓山。故爲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鶴阜。更名荼碓。

放山者。在荼碓山南。以取長之荼碓山下。故有鄉名荼邑。吳王惡其名。內郭中名通陵鄉。

荼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爲墜星。去縣二十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里。

吳東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荊王所置。與廩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冢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搖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肯女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石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搖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爲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爲鄉也。

宿甲者。吳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冢。搖王冢也。

烏程餘杭、黝、歙、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丈二尺。百七十步。竹格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里。

毋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周十里百一十步。牆高牛二尺。陵門四。皆有屋。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屬於無錫縣、以奏吳北野胥主嘐。

曲阿、故爲雲陽縣。

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州、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烝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此條原闕據漢魏叢書補錄。

耆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百七十五里。一名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古故祠江漢於棠浦東。江南爲方牆。以利朝夕水。
古太伯君吳、到闔廬時絕。
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衞公子冢也。去縣三十五里。
白石山、故爲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爲白石。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殿屋。以爲逃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雷高丈八尺。
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雷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
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

尺。檐高五丈二尺。露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爲屬縣屋。不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爲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門。春申君所造。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爲貴人冢次。去縣十六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

路邱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幷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幷楚。百越叛去。更名大越爲山陰也。春申君姓黃名歇。

巫門外眾墨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去縣二十三里。

壽春東鳧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彊並。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

秦始皇造通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爲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荆王并有吳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歐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東歐王爲彭澤王夷烏將軍今爲平都王濞父字爲仲
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
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爲牛宮今以爲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岑石復見
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復四十年漢并秦到今二

百四十二年。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絕書卷第三

越絕吳人內傳第四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柰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與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與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與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笞平王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邱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當謂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蠉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

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悟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報、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者、范蠡值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春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吳人敗於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彊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線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

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彊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於翟、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

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無知、故與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我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爲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驁。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

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爲變心易志。舜爲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

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爲齊相。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蔵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荊之伯。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荊之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雞積緜者也。越人謂人鍛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爲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遭帝譽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

審於地形。知穌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穌不從令也。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爲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剖妲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越絕書卷第四

越絕計倪內經第五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謀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彊弩不轂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與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門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愼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

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二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元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大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諫。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穀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傲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子。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

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便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衝。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幷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官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衝。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其

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粢。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穬。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菓。比疏食。無賈。壬癸無貨。

越絕書卷第五

越絕請糴內傳第六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閒也肯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爲臣爲我駕舍卻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

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蒲伏約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肯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肯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辨其君何必翽翽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辨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肯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肯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弁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遜遜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肯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申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

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讒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日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慙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能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衿不元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王

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殺胥胥乃圖謀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即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四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胥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書卷第六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於下大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幷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王定之毋洩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笞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千斧掩壺漿之子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興師戰於就李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被秦號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興師伐越任用子胥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嚭諛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爲匹夫范蠡不許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吳可謂明乎

昔者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王

曰寡人晝臥夢見井嬴溢大與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與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鬬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

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爲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讒人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荊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宛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凶吉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

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

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於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越絕書卷第七

越絕外傳記范伯第八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非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眞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偸自衒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爲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冤子胥僇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越絕內傳陳成恆第九

昔者陳成恆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誡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尙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邱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恆。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恆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恆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恆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以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彊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主無彊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恆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恆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

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吳之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卽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因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卽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甲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

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脣乾喉，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帚，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與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愴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

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陳。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闉王宮。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

越絕書卷第八

越絕外傳記越地傳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噣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積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霸關東徙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彊時霸。伐楚威王滅無彊。無彊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彊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露高丈六尺。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蠡城盡。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邱。

美人宮、周五百六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邱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宿臺。馬邱。周六百步。今高平里邱。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邱。遊於美人宮。與樂中宿。過歷馬邱。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功銓土已。作昌士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遯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

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爲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尙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嚙脣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始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剸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四步。或爲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城里。

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琊冢不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爲日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去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濱長二百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洄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濱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爲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曰句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濱是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

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爲鼕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鉤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爲和公郡社稷墟

巫山者越嫗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篋。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爲馬篋。獻之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十人。度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後因以爲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嗥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嗥。事見吳史。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彊越地。以爲戰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爲臣。三年。吳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東爲右。西爲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覲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在丹陽皋鄉。更姓梅。梅里是也。

自秦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絕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高帝滅之。治咸陽。壹天下。

政使將魏舍、內史教、攻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咎。政使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使將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

鄲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槿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文。立於越棟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口故鄲。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河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陽。崩。

越絕書卷第九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亡。時國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柰何有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闔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賤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

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絕施之職而試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塡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

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爲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彊。未知存亡。子胥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振旅服降。進退闔越。會稽塡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尙有就李之恥。此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遷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書卷第十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闔廬□剄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卽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八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鑵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鏏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鑵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鏏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財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綵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嘉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

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愼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卽相與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八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鑊炊而不烝。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鐸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鑊炊而不烝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鐸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甬。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嚭前再拜曰。逆言已滅。讒諛已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殖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殖

而去。尙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卽尙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卽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甯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恆使其芻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越絕書卷第十一

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鐕肯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鈲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瑳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予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

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之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鉅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鉅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衹。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絕書卷第十二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柰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豪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國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附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晝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爲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於末喜殷亡於妲己周亡於褒似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

申胥爲不患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亦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爲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

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少卒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爲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爲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

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月日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危也。

衞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觜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原、安邑.東井也.

□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雁門、北郡、清河.參也.

越絕書卷第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溼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琴之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爲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甯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儁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柰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

勝金。陰氣蓄稱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罔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温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爲惡歲。人生失治。即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

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王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橐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温而不温者穀爲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開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爲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爲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

不惡人之謗已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繆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時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柰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半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也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

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而王制於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謂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吊置之枕中以爲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閫也

越絕書卷第十四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卽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柰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員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

翦滅之。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衹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口。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執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狠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爲爲誅。范蠡恐懼。逃於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見種爲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兆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於五湖。蓋謂

知其道貴徵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爲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於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世□有退至今實之實祕文之事。深述厥兆徵爲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既。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徵知著。覩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徵言屬。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荊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眞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卻敵之路。觀乎陳恆。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敍。能知忠直所死。狂憯通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

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寃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干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次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興。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概。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敍師不說。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次無止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

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猷駿。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僞以勝。當明王天大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爲狂者。句踐何當屬辱養馬。遭逢亂變。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爲禍。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幷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卽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面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久

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子胥吳笞平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于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代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誡譏惡爲誡句踐以來至予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

征死葬其彊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子得麟覽覩厥意嗟嘆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考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健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邱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蠡所有也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尙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己也故其卻公孫雄之請爲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言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史記孫吳列傳正義引七錄云越絕書十六卷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同崇文總目云十五卷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舛闕繩二十篇按今本十五卷內傳四內經二外傳十三合之止十九篇

是較北宋時又缺其一然郡齋讀書志附志所舉篇目卷第全與今本相同則其來久矣直齋書錄解題乃稱十六卷意偶誤耳其撰人或云伍子胥或云子貢四庫全書提要據篇敍篇斷爲會稽袁康所作同郡吳平所定又據王充論衡知吳平卽吳君高越絕卽越紐錄然篇敍篇於子貢子胥已不能定其云記陳厥說略其有人又曰文屬辭定自于邦賢則袁吳止爲之論說疑外傳諸篇是其所作非卽原著越絕之人本事篇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陳振孫曰蓋戰國人所爲而漢人附益之斯得其實矣是書世無善本殘闕舛誤殆不可讀此爲元大德間刊本末有無名氏跋卽四庫著錄本也然以漢魏从書古今逸史本校之舛誤更多因雜取古人所引舉其同異又趙曄吳越春秋之文往往依傍越絕可以互證其灼然無疑者徑改之義有兩可者並存之他無佐證而以意參決者輒著案語附記書後授之剞劂聊誌一時之勤以云善本則吾豈敢錢培名識

札記目錄

越絕吳人內傳 原題脫人字。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所舉篇目亦如此。則其來久矣。按本篇首語云。吳何以稱人乎。篇序篇云。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又云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是當有人字無疑。今補。越

絕外傳記越地傳 地上原脫越字。郡齋讀書志附志亦脫去。今依上吳地傳例補。越絕外傳記軍氣 越絕德序外傳記 此二篇篇目原本脫去。今各依本卷補。

外傳本事

中國侵伐 國。德序篇作邦。故曰越絕 絕。原誤故。依德序篇改。乘薛許邾婁莒旁轂趨走 按哀四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黃池之會。膝薛夾轂而趨。魯衛膝乘。疑此有脫文。莒原譌呂。依漢魏叢書古今逸史本改。見夫子刪書 書上疑脫詩字。句又見本篇末有詩字。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 期字疑與明字形近譌衍。以爲中外篇 原注一作焉。按上節云。乃稍成中外篇焉。疑此文篇下亦當有焉字。

荊平王內傳

其民重移 原注一作侈。於是乃南奔吳 奔。抄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三又五百七十一引並作走。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 書鈔。御覽五百七十一引並人上有衆字。歌上

有卽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吳越春秋作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首句有脫誤爲字字疑當在句末與施河韻書鈔作心中有悲日已施子可渡河不出爲爲字作正韻但脫何字耳吳越春秋作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兩而不仁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兩賊相得得形於默吾聞荊平王有令曰平王時不當證御覽三百四十三引無平字是也下同漁者渡于于斧之津御覽于字不重紀策考篇亦作于斧吳越春秋作乃渡之于渽之津御覽末卷引吳越春秋作于滎與越絕合然滎水與吳楚不相涉由楚入吳以渽爲近太平寰宇記於鄂州武昌縣灘洲下引與地記述漁父渡伍子胥事則非滎水明矣亟食而去食御覽作飡挾匕首挾御覽作伏吾聞荊平王殺其臣伍子奢御覽百九十一引無平字子字而平王殺之平御覽作楚是子肯遜逃出走子胥下御覽有得字猶不聽寡人也也御覽作之則連下誤字爲句今此報子也今下藝文類聚三十三御覽四百八十三引並有以字是吳人內傳篇作今此以報子也司馬子期原誤其依漢魏叢書本改

外傳記吳地

築吳城吳下原衍越字後二世而至夫差世原誤三依漢魏叢書古今逸史本改不可通今刪南城宮城原誤越依吳越春秋改徐天祜吳越春秋注引越絕書無城字吳地記作南宮城日食於組山組原誤紐依徐天祜引吳越春秋作餌射於鷗陂鷗原誤鴎依吳越春秋改興樂石城原脫石字城誤越又自越字以下斷入下節致不可通今悉依吳越春秋補正吳大城原本連上今按前後例當另起

南面十里御覽百九十三作十四里二百二十六步御覽作二百六十步東面十一里御覽作一十里吳小城周十二里御覽作一十二里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御覽作二百步路西宮在長秋路字疑衍西宮似當另起然御覽亦作路西宮恐路上有脫文姑仍其舊在長秋御覽作長秋門秦始皇帝十一年御覽作二十一年又九百二十二作十二年未知孰是出胥門門原誤明今改奏出土山出字疑衍度會夷奏山陰水經漸江水注夷作稽奏作瀆柴辟亭辟原誤辟今改在閶門外名虎丘史記吳太伯世家集解御覽五十三事類賦注並作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廣下御覽有平字水深丈五尺丈上集解有一字銅槨三重吳地記御覽五百五十一引吳與此同集解類聚四十槨作棺誤墳池六尺墳集解作墳與吳越春秋合類聚作洪時秅魚腸之劍在焉時秅集解御覽三百四十三事類賦注並作槃郢與吳越春秋合類聚作干將十萬人築治之十原誤千依集解類聚改葬三日而白虎居上葬原誤纂依集解御覽五十三又三百四十三事類賦注改故號爲虎丘爲集解御覽五十三並作曰漢魏叢書本無爲字闔廬子女冢子女疑當倒巫門外麋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越王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毋頭騎歸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麋原誤糜搖越之越原誤城依後文改招後作昭坡御覽五百五十六引吳越春秋云昇平門外麋湖西城者麋王城也與越王遙職越王殺麋王麋王無頭騎馬還武里乃死葬武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午日不舉火所言越王遙即此文搖越王此文宋王當作麋王周宋君皆作麋君與字當在搖越王下古書脫誤愈久而愈失其眞今本吳越春秋亦已殘闕若非御覽徵引則此文不復可讀矣巫

門外大冢　史記孫吳列傳集解首有吳縣二字。蛇門　蛇原誤地今改。塘波洋中　四字疑衍。故曰王世子　曰疑當作越。匠門　匠原誤近今改。馬亭溪上復城者　亭御覽百九十三路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　句上下似有脫文。按後有考烈王并越於瑯邪之文。歸猶并也。或字當作并。時字疑當在於越下。婁門外鴻城者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婁門外雞陂墟　御覽作雞籠山外雞陂。肯門外有九曲路　御覽作闔閭姑胥臺外有九曲路。吳北野禺樸東所舍大冢者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巢湖城者　後漢書郡國志注作鹿湖。闔廬所置麋也　麋原誤麋今改。欐溪城者　郡國志注作麗溪。由鍾窮隆山者　窮郡國志注作穹。書鈔一百六十與今本同。以取長之荐碓山下　之原注一作人。按疑即後十里坑節所謂長人也。俟考。石城者　石原誤古。依郡國志注御覽改。此即上所云與樂石城者也。常山古人所采藥也　郡國志注。竹格門三　格原誤格今改。虞山者巫咸所出也　寰宇記九十一作巫咸所居山東西十八里。有數十石室。又有石壇。周圍六十丈。又山有仲雍齊女冢。東是仲雍。西是齊女。雖未必盡越絕原文。然可知今本必有脫逸。無錫湖者　寰宇記九十二引無錫湖通長洲多魚而甚清。今本脫去。曲阿故爲雲陽縣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　郡國志注。作縣南城在荒地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疑毗陵下有脫文。在猶亭西卑猶位　亭原誤高。依吳太伯世家集解徐天祐引越絕吳地記改。集解位上有之字。吳地記卑作昇。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　累集解作壘。吳郡志作王令干戈人以一壘土葬之。此候字疑誤。吳越春秋作越王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壘土以葬之更謬誤。去縣七十里　集解作五十七里。徐天祐引與

今本同。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吳地記下有亦曰五湖四字。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貴湖。咸淳毗陵志引越絕及吳地記云。無錫湖周萬五千三百頃。其千三百頃爲晉陵上湖。又云射貴湖。疑此有脫字。彼文晉字乃毗之誤。吳古故祠江漢於棠浦東。漢原注一作海。按漢遠於吳。作海是。胥女南小蜀山。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白石山。石原注一作公。過更名爲白石。過下疑脫之字。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殿屋以爲逃夏宮。原本殿誤壁。逃誤桃。依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九百八十八改。御覽守作官。誤。造下有殿字。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御覽引與上節連。下有數失火因塗雌黃故曰黃堂十一字。堂高四丈十雷高丈八尺。十字誤。以下文例之。或當作尺。更始五年。按更始無五年。此五字誤。吳獄庭。獄原誤嶽。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類聚六十三引所作時之作八。爲作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爲楚令尹。按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寫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春申君列傳。考烈王元年。春申君請封於江東。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六國表。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徙封於吳。二十二年。王東徙壽春。而列傳則以春申就封與楚東徙同時。雖略有先後。然皆在考烈王時。考烈王二十五年卒。李園殺春申君。楚世家。六國表。本傳並同。豈有幽王三年春申尚在之理。不足據。更名大越爲山陰也。更原誤東。依後記越地傳改。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按楚世家。威王十一年卒。子懷王熊槐立。中間並無烈王。又頃襄王子考烈王。考烈王子幽王。幽王弟哀王。哀王庶兄負芻。五年。滅於秦。此不足據。秦始皇造通陵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戍原誤戎。今改。高字縣字並疑衍。秦始皇刻石所起也起疑當作造。六年按更始無六年。疑當作二。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一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後一年原作後十年。按史記高帝紀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吳王濞列傳。封濞並在高帝十二年。明年四月。高帝崩。安有後十年封濞之事。此誤。今改。東渡之吳東疑當作南。立四十二年反四原作三。按濞反於景帝三年。距高帝十二年凡四十二年。此誤。今改。今爲平都王今字疑衍。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幷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幷楚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按越徙瑯邪。當在滅吳後。滅吳當周元王四年。下距秦滅楚。首尾止二百五十四年。此二百四十年。四十字疑當倒。後四十餘年餘字疑衍。說見後。復四十年按秦幷楚。至子嬰出降。止十六年。此四十字。涉上文而誤。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按建武二十八年。上距滅吳止五百三十二年。此亦誤。

吳人內傳原脫人字。今補。按篇名吳人。而中涉吳事者僅寥寥數語。疑有脫逸。

吳何以稱人乎此下二節文。並與定四年公羊穀梁二傳相出入。人字公羊作子。士之甚甚字與公羊傳合。漢魏叢書逸史本並作其。誤。此以吳人名篇。故改作人。有篇序篇文可證。說見上目錄札記。蔡昭公南朝楚此節似當連上。操鞭笞平王之墳逸史本無之字。丘陵平均無不得宜宜字依漢魏叢書逸史補。勞而不矜其功者也也字疑衍。是所施而不

德所疑當作謂或下有謂字勞而不矜其功者矣矣字亦疑衍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曰字疑衍依下文例之上當有此字故以天道未作以疑當作曰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按越語范蠡對吳王亦有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及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天時不作弗爲人客等語與此大略相合但彼無地兆未發不先動衆二句而多人事不起弗爲之始句疑上文既天地人三項並列後文亦宜相應此與越語互有脫文晉公子重耳之時按例當另起齊公子小白按例當另起我與汝君我原誤君依漢魏叢書本改堯有不慈之名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見呂氏春秋當務篇又莊子盜跖篇堯不慈舜不孝舜有不孝之行按例當另起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據此文經曰二字則知此篇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夏啓獻犧於益湯獻牛荆之伯舜之時鯀不從令湯以文聖文王以務爭武王以禮信周公以盛德等語皆其所謂經也各立一語爲綱而下爲之傳惟句踐反國一節參雜其間頗爲不倫然亦傳體也善上作獻此誤敬鬼神鬼神御覽八十三倒怒至士擊高文者文疑當作丈

計倪內經

欲陰謀吳謀漢魏叢書逸史本並作圖波濤援而起援原本作緣獨受天之殃原注一無獨字或彊或怯彊與怯疑當互易乃與韻合以魚三邦之利魚當作漁

使主水 使字原脫錯在下祝融治南方句祝字下依漢魏叢書逸史本乙轉 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 按史記貨殖列傳引計然曰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計然卽計倪也歲木則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貨殖傳引慶與史木饑互異或說康卽穅字周書謚法解凶年無穀曰穅是其證俟考 計然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 羣臣無恭之禮 恭上當脫一字漢魏叢書逸史本並作空蓋校者依下文添補其實下文空字亦非也又此段脫誤非一無善本可校姑仍其舊 則羣臣多空恭之禮 空字疑原本空格校者妄添 常以太陰在陰而發 常漢魏叢書逸史本作當 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禮字原誤理依上文改正 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 按貨殖傳引計然曰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矣與此文大同此兩糴字似並當從史作糶

請糴內傳

財去而凶來 吳越春秋作吉往則凶來 有智臣范蠡 智臣下漢魏叢書逸史本有曰字 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間也 原脫具字依漢魏叢書逸史本補 我知句踐必不敢 句似有脫字吳越春秋作豈敢有反我之心乎 狐體卑而雉懼之 句意未了吳越春秋懼作信句下有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九字義較備 謂太宰嚭曰子勉事後矣 謂字

疑衍。事原注一作多。恐非。太宰嚭曰智之所生此太宰嚭曰四字疑衍。不能與謀原能。漢魏叢書逸史本作可。省妻妾句以有脫字。胥之下位而殺之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子胥位下王誅我非聽子殺胥殺胥上。漢魏叢書逸史本有而字。吳越春秋作非聽宰嚭以殺子胥義較優之。亦有脫誤。

外傳紀策考

當霸吳厄會之際厄原誤危。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發簞飯於船中者飯原誤飲。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昔者吳王夫差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子胥至直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至疑當作正。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是上疑脫胥字。伍子胥父子奢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大有色大原誤夫。注云。一作大。按作大是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墟按高誘呂氏春秋注云范蠡楚三戶人也。越世家正義引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又云文種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蹈而吠之。此伍字疑三之誤。今依改。不得其邑人邑字疑衍。胡越相從胡疑當作吳。彼爲我句有脫誤。越世家正義引有彼爲彼。我爲我二句。疑即此文。

外傳記范伯

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子胥上。越世家正義有伍字。弓下有矢字。自與不能關其辭與。正義作餘。一作聞。按上紀策考云二人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亦作關聞字不通。同氣共俗氣。正義作

風非吳則越句下正義引有彼爲彼我爲我六字見上　盡日句下正義有方去二字　有高世之材依下句例句末當有者字　必破衆庶之議破疑當作被
內傳陳成恆
池狹而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按吳越春秋亦作淺疑史文地字泄字俱誤　易也史記吳越春秋並作此易伐也此但作易也不文疑有脫字或云當屬上此邦二字爲句易言易與也姑備一說
且夫上驕則犯犯字疑誤史記作恣且夫吳明猛以毅句有脫誤吳越春秋作且吳王剛猛以殺孤立制齊者立吳越春秋作主　加銖而移史記銖下有兩字疑後人所加吳越春秋無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何索猶何求吳越春秋作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以索然二字連文意稍別其心申具志畏越其心申文不成義吳越春秋作其心畏越意亦未備史記作其志欲之而畏越事未發而聞者史記作事未發而先聞此似脫先字　明王任人王漢魏叢書本作主與吳越春秋合兵彊而不幷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兵彊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　以殘伐吾邦吾原作吳意不可通吳越春秋作以殘吾國今據改　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故孤敢以報情報情尤不辭蓋即此文疑請二字之誤或云此文故字衍敢以疑言不敢疑也請字屬下讀　繼蹟連死蹟吳越春秋作踵史記作徒欲與王接踵而死　如此不可得也句未達吳越春秋作執箕帚帚原誤埽依漢魏叢書本改與吳越春秋合　良馬一馬史記作矛聲近而誤　乃懼上云大恐此不得更云乃懼二字當衍史記吳越春秋並無　困暴齊困原誤因思之三年不可得也

依漢魏叢書。君受其幣 幣原誤弊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三戰不勝 三原誤二依史記吳越春秋改。外傳記越地 原脫越字今依記吳地篇例補。昔者越之先君無餘 餘吳越春秋作余。到大越 到路史夏后紀注作至。上茅山 上御覽八十三作於。曰會稽 御覽作謂之會稽也。巡狩大越 巡路史注作乃。穿壙七尺 書鈔九十四。壙下有深字。上無漏泄下無積水 書鈔作上無瀉池下無流水。延袤一畝 書鈔作周方一里。按史記夏本紀集解引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焉。壙穿壙深二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七階三等周方一畝並與此文大同小異所云越傳疑即越絕之誤故附識於此。舜死蒼梧 梧原誤桐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徙瑯琊 徙原誤從依後漢書郡國志注改。句踐乃身披賜夷之甲 賜原注一作陽又音唐按記寶劍篇作腸文選吳都賦暘夷勃盧之旅注引此文作暘吳越春秋作唐皆因形聲相近傳寫互異書鈔百二十一又百二十三並作賜已與今本同。杖物盧之矛 物吳王占夢篇作屈吳越春秋同御覽三百五十三引吳越春秋屈盧之矛句注越絕書敎盧之矛書鈔百二十三引越記亦作勃吳都賦暘夷勃盧之旅注引越絕書作敎敎即勃字勃物音近致誤屈則其異文也。姚稽到越 姚稽原注一作爲陣不可解吳越春秋無故奉雅琴至大王所 奉吳越春秋作奏。越王夫鐔 原注一作鐸吳越春秋作譯皆形近致誤。夫鐔子允常 允吳越春秋作元路史從之。徙瑯琊都也 都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彊時霸伐楚威王滅無彊無彊子

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夫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吳越春秋與夷作興夷之侯作玉餘亟同史記越世家句踐于王鼫與鼫與子王不壽不壽子王翁子不壽壽子王之侯之侯子王無彊自句踐至無彊已歷七君翁子不揚史名壽字義相近疑卽一人而此以爲句踐曾孫史以爲元孫又之侯無彊世次相反未知孰是按句踐後諸君年代惟竹書紀年記之最詳而今本紀年譌亂不足據今參合越世家索隱路史夏后紀注所引考之句踐以晉出公十年卒當周定王四年次鹿郢立是爲鼫與六年卒不壽立是爲盲姑十年見殺次朱句立是爲王翁三十七年卒王翳立三十六年太子諸咎弒之諸枝立是爲孚錯枝一年大夫寺區定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十二年寺區之弟忠弒之立無顓是爲蕢蠲卯八年薨當周顯王十四年鼫與卽史之鼫與傳寫互異無不揚之侯筆名自鼫與至無顓更七君首尾百有十年無顓之後世次不著越世家云無彊北伐齊齊使人說越伐楚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索隱云無彊蓋無顓之弟又云按紀年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遂無楚敗越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楚世家云威王七年齊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伐楚故云欺楚六國表楚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當周顯王三十六年按楚世家以欺楚圍齊皆係此年或類舉之以見一事之終始然相去當不甚遠徐廣於楚世家既云時楚已滅越而伐齊而其注越世家楚威王伐齊下乃云周顯王四十六年相隔十年蓋四乃三字之誤此年上距無顓薨之歲凡二十二年史記越絕皆云楚威王滅越殺無彊當得其眞若如紀年所稱無顓薨後十年而楚伐徐州則爲周顯王二十四年當楚宣王二十五年非威王時矣前記吳地傳云越王句踐徙瑯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幷越於瑯琊後四十餘年秦幷楚而此文與吳越春秋皆云越都瑯琊二百二十四年二文不同今自周顯王三十六年上溯周元王四年滅吳之歲相距百四十年又郤後七十四年爲周赧王五十三年當楚考烈王元年上距滅吳二百十四年又四十年爲秦王政二十四年是年秦滅楚然則二百四十年四十二字當倒後四十餘年餘字乃衍文此云二百二十四年二十當作一十其云考烈王幷越於瑯琊者越世家云楚威王殺無彊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濮於江

南海上。吳越春秋云。親衆皆失而去。瑯琊徙於吳。至考烈初年。乃騙幷其瑯琊。及在吳之衆。皆歸之於越。故地其後乃以吳封春申君也。幷越於瑯琊或當作幷瑯琊於越。前文亦有烈王歸於越之語。未知即此事否。古書殘闕。妄爲穿貫。知不免郢書燕說之譏。姑識之以俟攷。於古者。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後漢書郡國志注寰宇記九十六。並作山陰。是也。決西北亦有事此文有脫誤。吳越春秋云。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決缺古通。稷山者郡國志注引同。今本吳越春秋。稷作襖。誤。龜山者句踐起怪遊臺也句有誤。徐天祜引作句踐所起遊臺也。今淮陽里丘今。徐天祜引作在。美人宮人。御覽百七十三作女。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旦原誤足。依類聚六十二。御覽改。與九術篇合。臺字二書並作室。越之弋獵處徐天祜引作越王。此之字疑誤。句踐所休謀句踐徐天祜引作越王。中宿臺宿原誤指。按下文云。與樂中宿。今改與吳越春秋合。今高平里丘徐天祜引。今作在。無丘字。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欲專威服軍中軍中。漢魏叢書本倒。晝陳詐兵晝原誤晝。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狐之將殺狐原誤孤。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此越未戰而服句首。御覽四百三十七有曰字。此脫去。北陽里城里城似倒。故禹宗廟原本連上。依漢魏叢書本另起。因以下爲目魚池目逸史本作木。長二百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御覽七十五。作長一百五十步。去縣二十里。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寰宇記九十六。作句踐修爲義田。田肥美。故曰富中。御覽四百七十二又八百二十一。與今本同。文選吳都賦注。謂上有故字。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食下類聚八。御覽九百三事類賦注。並有死字。御覽四十七。作越將伐吳。養雞豕於此。以食死士。蓋檃栝此文。亦有死字。今本並脫。句踐父允

常家也 御覽七百七十一作句踐之兄弟家也誤文不足據 初徙瑯琊 初徙下書鈔百三十八御覽並有之字 故曰木客 句下御覽有也字 句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 材原誤村文原誤交並依漢叢書改文字逸史亦誤 種山者 郡國志注作有重山 鈞足羨 吳越春秋作鼎足羨 今爲和公郡 郡原誤羣依漢魏叢書本改 越軀神巫之官也 官疑當作宮 七十人士 疑當作十 徙寡婦致獨山士以爲死士 寰宇記九十六作置婦女山上以邀軍士 疋馬啼嗥 嗥原作皋依上文改 事見吳史 史原誤灸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 吳疆越地 疆原誤彊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 覲鄉 原本以覲鄉以下斷入下節非是今按文義當上屬 自秦以來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至秦元王不 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二年惠文王立 按史記秦本紀惠文以前獻公二十三年孝公二十四年無所謂元王平王亦並未聞秦有追尊獻孝二公爲王之事不足據 昭襄王立 立上原本誤衍亦字今刪 百七十歲 按秦自獻公迄子嬰共百七十八年即依此所稱元王二十年平王二十三年核計之亦得七十三年此云百七十歲不合 漢高帝滅之 高漢魏叢書逸史本作皇 政使將魏舍內史教攻韓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秦始皇本紀作騰 得魏王欣 歇魏世家作假 政使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 按秦始皇本紀時趙已亡趙公子自立於代使王賁攻之得代王嘉 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 按秦始皇本紀攻楚乃王負芻楚王名負芻 政使將史敖攻燕 按秦始皇本紀攻燕乃王賁 政使將王涉攻齊 按秦始皇本紀攻齊亦王賁 鄔故餘杭 按文義此段當連上段應另起世恐有脫文姑仍其舊 石長丈四尺 書鈔一百六十無丈字蓋傳寫脫去 南北面廣六尺 書鈔作六尺三寸下有東面廣

四尺一句按東下似亦脫西字刻文立於越棟山上原本文立二字作丈六棟作東並誤書鈔作刻立於大越棟山上疑書鈔脫文字此脫大字或此文字即大字之譌又錯簡在立字上耳水經漸江水注會稽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枕猶鎮也今本越絕無此句疑當在此棟字與書鈔合作東非也今並據改

外傳計倪

乃脅諸臣而與之盟脅吳越春秋作召義較優舉首而起吳越春秋作乃舉手而趨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日字原誤曰依漢魏諸書無與居家居漢魏叢書本作諸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十字逸史本空此本作聲細審之乃刓補者蓋原本亦空而淺人據吳越春秋補之漢魏諸書本作十楚詞九辨大公九十乃顯榮今十字非誤今依改又按上文以周文齊桓太公管仲並提此於太公只二句未竟其說似有脫誤吳越春秋云昔太公九聲而足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仁囚有貪分之毀齊桓得之而霸義較完備譬如門戶像設如漢魏叢書本作於遠使以效其誠吳越春秋作遠使以難以效其誠此脫二字飲之以酒以觀其態吳越春秋作飲之以酒以視其亂指之以使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此似有脫文夫有勇見於外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又此傳以計倪名篇而此節專言子胥與上文略無關涉當是他篇錯簡誤置於此上不能令主句下疑有脫文爲兩翼夜火相應文選七命注作分爲兩翼夜火相望可謂神句下疑脫乎字紀策考篇可謂明乎句法正同苦言利行苦原注一作患

外傳吳王占夢

炊而不蒸　吳越春秋作蒸而不炊下並同按據下太宰解爲氣有餘公孫聖解爲不得火食則蒸而不炊義較近　見兩黑犬　太平廣記二百七十六作三黑狗然廣記引此文基略又以意顛倒改竄殊不足據　見兩鐸鐸吳越春秋作鐸生梧桐下並同　見前園橫索生樹桐　吳越春秋作橫索生梧桐下並同　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　按鍛者扶挾鼓小震疑即鍛工鼓鞞故公孫聖解爲太息吳越春秋作後房鼓震隱隱有鍛工　夾田夫也　似有脫誤吳越春秋作農夫就成田夫耕也亦有誤　財有餘也　財原誤則依吳越春秋改　樂府吹巧也　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宮女悅樂琴瑟和也意絕遠　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　吳越春秋作後房隱隱鼓小震有鍛工者宮原誤官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吳越春秋作樂府鼓聲也　越公弟子公孫聖　越公弟子吳越春秋作長城公弟子按此即上篇子胥師事之越公也越城二字形相涉往往互譌當以此爲是公孫聖原作王孫聖蓋涉上王孫駱而誤今依漢魏叢書本改　何若子性之大也　大字疑誤吳越春秋作子何性鄙　此固非子所能知也　子下原脫謂字衍胥字與所字音近而誤今刪吳越春秋作非子所知也　但吳王　但下當有悲字作四字句爲韻下文亦云因悲大王　大君曰　大君上似脫謂字　即相與把臂而決　相與二字吳越春秋作與要　公弟子公孫聖也　句首公字漢魏叢書本作越疑皆有脫字當作子越公弟子公孫聖耶耶也古通用　伏地而泣者　者字疑當作臣屬下句　走倀倀　吳越春秋作倀倀　大王宮堂虛也　堂疑當作室吳越春秋作中斷之爲兩頭　或說頭字當在中下中去聲　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　吳越春秋作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諸丘　吳王不忍　此上當有脫文　杖屈

盧之矛　矛原誤弓弓不可云杖吳越春秋作矛記越地傳篇亦云杖物盧之矛今改　幎吾兩曰　幎原誤冥下同並依越世家正義改呂氏春秋知化篇亦云乃爲幎以冒而死　吾恥生　生下越世家正義有者字此誤脫

外傳記寶劍

車奔鹿驚　鹿原誤馬依漢魏叢書及史本改與上文合文選七命注引作車奔鹿臆　于取純鈞　鈞漢魏叢書本作鋗與博物志合　觀其鈆鈆七命注作劍　渾渾如水之溢於塘　塘原誤溏依漢魏叢書本改　觀其才　才七命注作文　溱溱如冰釋　冰下七命注有之字　雨帥埽灑　埽灑七命注倒　乃因天之精　吳都賦注作因天地之精　造爲大刑三小刑三刑疑當作劍　一曰湛盧二曰純鈞　文選吳都賦注作一曰純鋗一曰湛盧類聚八十四鈞作鋗　三曰勝邪　吳都賦注作莫邪吳都志作鏌邪　四曰魚腸　吳都賦注作寶曹　去之如水行秦過楚　吳都志如作入過作湊　秦王聞而求不得　求下吳都志有之字　珠玉竭河　竭吳都志作滿　有市之鄉二　句首吳都志有況字　楚王召風胡子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請此二人作鐵劍　作下御覽三百四十三有爲字　使之作鐵劍　之原誤人依御覽改作下御覽亦有爲字　鑒茨山　句首事類賦注有乃字　取鐵英　取下初學記二十二有其字　三曰工布　原注一作市按初學記書鈔一百二十二文選東京賦注御覽事類賦注並作工市與博物志合一本是也今作布誤　畢成　畢御覽事類賦注並作劍　大悅風胡子　大悅下御覽有見字是　觀其鈆　鈆御覽作鋗　鈆從文起　御覽作觀其鋗從文間起初學記無觀其鋗三字有間字書鈔作順文間起　如珠不可衽　珠下御覽有而字　文若流水不絕　水御覽作而　晉鄭聞而

求之不得　閒下御覽有此三劍三字倉穀粟索　御覽作倉穀盡三字晉鄭之頭畢白之下御覽事類賦注有軍字寡人力耶　耶御覽作也古通以銅爲兵　銅下事類賦注有鐵字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　御覽作此亦鐵之神也王之德也事類賦注作此亦銅鐵之神玉石之德

內經九術

重財幣　原注一作帛按越世家正義作幣貴糴粟稿　貴糴正義作遺敵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　句不可通正義無爲字勞作榮按吳越春秋作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疑此文好卽女字誤多子旁又倒置其文爲字衍勞當爲熒熒卽惑也勞與熒形近致誤榮則形聲俱近盡其財疲其力　盡上疲上正義並有以字遺其諛臣　遺正義作貴非邦家富而備器　器下正義有利字吳越春秋作君王國富而備利器堅厲甲兵　正義作堅甲利兵吳越春秋作利甲兵作爲策楯　策吳都賦注作榮與吳越春秋合水經漸江水注亦云句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賴有天下之力　吳越春秋作賴大王之力王勿受　吳都賦注昔桀起靈門　門吳越春秋作臺而起姑胥臺　胥吳世家集解御覽百七十並作蘇御覽百七十八作夫差起姑蘇之臺惟吳都賦注作胥高見二百里　二集解吳都賦注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篇注寔字記九十一並作三與吳地記合末有也字此作二誤又御覽百七十八亦作二末有太史公登之以望五湖九字文不類道死尸哭　尸字疑誤吳越春秋作巷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　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越絕書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疑卽此文竊有天之遺　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不敢當吳越春秋作不敢稽留此當字

疑留聽諫進賢士賢與仁韻士字疑必爲利害利害吳越春秋作對隙對隙猶讐之誤衍吳越春秋無隙也隙與綌韻此利害字疑誤

外傳記軍氣

此天應書鈔一百十三攻者其誅乃身乃字疑當作及將勇而卒懦卒漢魏叢書本作兵爲逆兵去乃可攻依上下文例兵下當脫氣衰二字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燕故治今上漁陽上下當脫谷字定襄太原四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故治雒空格當是周字

外傳枕中

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天地先生當作先天地生莊子大宗師篇云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又云長於上古而不爲老離刻衆形而不爲巧即此意又見天道篇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天意也三字似有脫誤又於四時獨提盛夏與上下文不相掩覆似他處錯簡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此下錯簡當接後千里之神萬里之君至務執三百八字湯執其中和湯執二字衍其中和上錯簡當接後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云云而教之而生句似有脫誤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二水字疑唯當作火不知三表之君之君二字衍此下錯簡自千里之神萬里之君至務執三百八字錯簡當移置前千里之君句下三表等十字衍轉寫錯亂又經淺人妄增字句遂不可讀四當接後身死棄道云云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

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寒暑失常下語意不屬似有脫文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不生遂者下似有脫文秋順而復榮者順續漢書五行志注此所謂四時者續漢書五行志注作此四者人生失治生當爲主將人也類聚七十九作人皆有之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魂魄字當互易魂主死氣之舍也魂當作魄卽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槁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使陰陽得成功於外陽字疑衍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知類聚七十作聞御覽七百七作知故當寒而不寒者不寒類聚作溫當溫而不溫者不溫類聚作寒以丹書帛書下原衍玉字依漢魏叢書逸史本刪與類聚御覽所引合篇末亦有以丹書帛語無玉字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所字誤御覽七十八作不是謂天門開地戶閉地戶閉三字似衍王德范子之所言德漢魏叢書本作得此持殺生之柄持漢魏叢書逸史本作特

德序外傳記

天若棄彼彼必許下彼字原空依漢魏叢書逸史本補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此文上下當有脫誤越王句踐卽得平吳卽字誤書鈔八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六並作既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祠書鈔作祀詳此當是范蠡去國後事疑有錯簡以來取足御覽作皆來取之疑並有

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衹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此段當是范蠡去國時事下當接春祭三江一段然亦有脫誤度天關四句吳越春秋作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騎神光梁與光韻天人無義疑此機字人字並誤臨沂開陽沂原誤期依本事篇改以其誠行於內行字原空依漢魏叢書逸史本補本事篇作在不能任狠致治狠原誤狠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威淩萬物淩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子胥挾弓去楚此六字與下文不相涉疑字錯簡觀始知終終文選王仲宣贈文叔良詩注作已觀乎吳越越當依篇敘篇作人能知古今相取之術古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自此始亡之謂也自原誤目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

篇敘外傳記

兵革越越字誤疑當作起喪其世而漢興也而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睹麟垂涕垂原誤乘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魯安吳吳敗吳字複當衍其一聖文絕於彼絕直齋書錄解題引作越故於自守故字誤疑當作固問曰請粟者問曰二字錯簡當在下節首此段原本提行另起按此與上文文氣一貫發明始於太伯終於陳恆之意不應中斷今連并故終於陳恆也按據此則越絕原次一太伯次荊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糴次九術次兵法次陳恆今本缺太伯兵法二篇其陳恆篇誤次於九術之前而其餘五篇篇次皆合又或稱內傳或稱內經明與外傳不相混雜蓋外傳皆後人附益也德序篇故觀乎太伯數語所

列篇次與征篇同本事篇亦云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文趙曄作吳越春秋往往依傍越絕其以吳太伯傳爲首蓋亦竊取其義

易之卜將人臣無將今荊平何善乎上節請要者上

問曰二字錯簡當移置此節首此節原本連上按上節統敍八篇此專釋荊平例當另起又審易之卜將人臣無將二句復衍上節語與下文義不相涉今字亦無所承疑此九字皆衍文

其行如是如原誤始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

賢其復仇按復仇義已見上下文釋親親又不言復仇疑復仇二字有誤

賢之賢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按此下分釋賢之貶之二義此賢之下疑脫奈何二字與下貶之奈何句法一例

子胥以困干闔廬干原誤於漢魏叢書本作于亦誤今依逸史本改

及外篇各有差敍師不說此十字疑錯簡當在上第二節故終於陳恆也句下

問曰子嬰未賢耳此節似當連上

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此上下似聖人不悅下愚悅疑當作移下原誤有脫文

問曰句踐何德也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正而信御覽四百四十六無此句皆賢人句下御覽有也字

皆稱賢何句下御覽有也答曰三字

事君以道言耳言字疑當衍句

主於伯御覽作致主於伯今本脫致字

肯死者句首御覽有子字

義從外出出御覽作入字

問曰子胥伐楚宮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之山原誤倒依漢魏叢書逸史本乙轉

子胥兵笞平王之墓平原誤卒依漢魏叢書本改

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榮疑勞

吳越相攻原脫攻字依漢魏叢書本補

略其有人其有字疑倒

以去爲姓姓原誤生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

寫精露愚句下似脫

邦賢以口爲姓邦賢二字疑衍

猶子得麟子上原衍夫字按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爲句此句不應獨出五字下文猶子得麟丘道節也亦無夫字今刪

經世歷覽句下似脫一韻

猶春秋一韻

句失一字其上下亦似有脫句知識宏也識宏二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時莫能用句下似脫一韻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按此釋著書人姓名當先袁後吳此八句疑當在蓋不在年句下姓有去當依上作以去爲姓人字能字當衍其一衣之二字並衍名有米上當脫厥字覆下當脫之字此皆解釋上文不當有異且自吳越相攻至末皆四言韻語不應參差其文八政寶也正與下萬事道也爲韻惟兵絕之也句不叶疑有誤字諸本皆同不敢以意更易凡是所疑姑附其說俟博聞者理之

逸文

名門者車船並入昌門今見在銅柱石填地文選吳都賦注

夫差小女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爲偶不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閶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當柰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成疾沒身黃坡吳地記

闔廬葬女於邦西名爲三女墳吳先主發掘无得鑒分爲三呼爲三女墳也書鈔九十四按越絕書安得及吳先主事蓋後人妄增

美山，

大雷山，

小雷山。

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死遂葬城中。上並見後漢畢郡國志注

北城。泰伯所築。咸淳毗陵志引在陵志。

伍員取利浦黃濱土築此城。咸淳毗陵志引在無錫閶門城下。

吳人於硯石置館娃宮，寰宇記九十一。吳郡圖經續記引。硯石下有山字。

秦始皇至會稽。徙越之人於烏程。寰宇記九十四。

東甌越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路史國名紀秣陵上元西南七里有古越城。越絕書云云。

宋大夫華元家在華原陳留小黃縣北。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

闔閭惡王子慶忌。問於伍子胥。子胥曰。臣有所厚於國。其人細小也。曰要離。臣嘗見其辱壯士蕃邱訢。吳越春秋作椒邱訢。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水神出取蕃邱訢大怒。褊袒操劍。入水與戰。殺兩蛟一龍。連日乃出。眇其左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座。訢恃其神戰之勇。輕士大夫要離與之對座。卽謂之曰。吾聞勇士之戰也。與日戰者不移表。與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戰於泉水之中。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辱。勇士所恥。自驕於友人之旁。何其忍負也。於是蕃邱訢卒於結恨勢怒未及有言。座衆分解。蕃邱訢宿怒遺恨。夜往攻要離。要離戒其妻曰。曩者吾辱壯士蕃邱訢於大衆之座。有受不還報答之怒。餘恨忿恚。冥必來矣。愼毋閉門。蕃邱訢果往。入門不閉。登堂不關。入室不守。放髮僵臥。訢乃手拔劍而捽要離。曰子有三當死之過。子知之乎。要離曰。吾不知也。蕃邱訢曰。

子辱吾於大座之衆。座衆二字疑當互易。吳越春秋作千人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門，二死也。臥不守衙，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雖欲勿怒。其得乎哉。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媿。子知之乎。蕫邱訢曰。吾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不報答。是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是二不肖也。先拔劍。手持頭。乃敢有言。是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之媿。而欲威我。豈不鄙哉。於是蕫邱訢仰天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有訾吾者。若斯要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御覽四百三十七

屬鏤。史記吳太伯世家索隱曰劍名。見越絕。

無餘都會稽山南。今越城是也。史記越世家正義

句踐遊臺上有龜公冢在。寰宇記九十六。

輿平二年。分立吳寧縣。

餘暨西施之所出。上並見後漢書郡國志注

棟猶鎮也。水經漸江水注。

越王句踐既爲吳辱。常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見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吳。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

闔廬既重莫耶。乃復命國中作金鉤。有人貪王賞之重。殺其兩兒。以血釁鉤。遂成二鉤。獻之闔閭。詣官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鉤乎。曰。我之作鉤也。殺二子成兩鉤。王曰。舉鉤以示之。何者是也。於是鉤師向鉤而哭。呼其兩子之名。吳鴻扈稽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絕於口。兩鉤俱飛。著於父之背。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子。迺賞之百金。遂服其鉤。文選吳都賦注。亦見吳越春秋。

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文選侍遊曲阿後湖詩注。御覽三百十五作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

人櫂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御覽三百十五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六尺原作五丈六尺依七命注改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門九丈侍遊曲阿後湖詩注按此本吳事而初學記二十五引越爲大翼小翼中翼爲船軍戰事類賦注亦引云越爲大翼中翼小翼之船以水戰皆屬之越疑誤闔閭見子胥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令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書鈔百三十七引云小翼可載踐餉也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御覽七百七十橋船書鈔百三十八作篙船吳王闔閭問伍子胥軍法子胥曰王身將卽疑船旌麾兵戟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戟與將軍船等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卽出就陣吏卒皆銜枚放歌擊鼓者斬御覽三百五十七按以上三條蓋皆兵法篇之僅存者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在陶爲朱公史記越世家正義

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吳地記。

蜀有青鴿、狀如春花。御覽九百二十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越絕書

附札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下五三五五

張